

## 沙面慢时光

陆恺

我在家中珍藏了一张CD，是岭南音乐创作人邓伟标的专辑《古城今昔》。这张专辑总共收有10支乐曲，主题均为歌颂广州。流花湖、天河、麓湖、狮子洋、沙面……这些广州的地标性景点，皆被写成了曲子。

年初去广州旅游，我特意按照《古城今昔》里的歌名景点，游览了流花湖公园、麓湖公园，还有沙面。印象最深的是沙面。它是广州的一个小岛，位于珠江的白鹅潭畔，最早由珠江冲积出的沙子形成，故名“沙面”。

沙面面积不大，仅有0.3平方公里，从宋朝开始，这里就成为繁荣的通商口岸。鸦片战争之后，沦为了英法租界，遗留许多风格迥异的历史建筑，有英国浪漫主义风格的红楼、哥特式露德天主教堂、券廊式风格的沙面大街48号洋楼、古典复兴建筑风格的汇丰银行……五颜六色，各美其美，像是一个露天建筑博物馆。小小的沙面，成为我国近代史与租界史的一个缩影。

沙面大街是沙面的主干道，整洁、幽静，葱郁的古树遮天蔽日。这里是广州古树木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，可以看到多棵200多岁的樟树、100多岁的榕树。我很羡慕生活在沙面的居民，抬眼便是美轮美奂的古建、郁郁葱葱的古树，每天欣赏明信片一样的风景，实在养眼。沙面大街花园锦簇，还修了一个花园

凌晨五时，我见到了张永富。他宽面大脸，短鬓斑白，中气十足，说话有金石之音。室中一案，铺着四尺宣，纸上天柱骨骼清奇。案前石壁上悬一个液晶显示屏，天柱峰、飞来峰双峰并峙，晨光照耀，金顶辉煌。张老师轻点鼠标，天柱山的千姿百态便在屏幕上展现。

一柱擎天，万古风月，光影在巨石间变幻，云霞在群峰间流动，无数美轮美奂的瞬间摄人心魄，我被深深震撼，热泪在眼中打转。鼠标落在一个红色的身影上，“你看，我家老太婆是免费的模特。”那是一片晚霞。说话间，照片中的模特进屋，轻语，“天开了一道小缝。”大家蜂拥而出，我尚在与张永富老师道别，门外已惊呼一片。

我屏气凝神，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广袤的黑暗被划出一道长长的口子，透着红光。稍许，狭长的口子化作一柄烧红的长剑，刺向万里昏蒙。众人转到天元石附近，不约而同熄灭火筒，重新黎明前的黑暗。天门渐开，在微光的催化下，我们从混沌中被慢慢解析出来。卜居亭在眼前浮现，我移步亭中，扶栏远眺。终于，红日跳出窄门，光照人间。天边高耸的云峰在风中纷纷倒塌，化作纷纷朝霞。眼前，流云飞雾如千军万马，天柱群峰若隐若现，俄而红光加顶，俄而银袍加身，俄而似羞赧少女，俄而如冷面郎君，纵有恒河沙数的妙喻，无法摹其形神于万一。大家纷纷朝主峰奔去，白雾的缝隙中，古松的羽翼下，悬崖之巅，亭台之内，不时人影晃动，是西线百步云梯方向夜爬上来的游客。

彩虹！佛光！有人在天池峰上惊呼。上图：天柱山风光。周继根摄影。左图：夜色下的天柱山炼丹湖。张永富摄影。

跑道，居民闲暇时可以在此散步、赏景，仿佛拥有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后花园。沙面小学的孩子也幸福，不但教学楼幢幢都漂亮，校园里还辟出了很多空地，让孩子们有足够的场地打羽毛球、做课间操、四处玩耍。出了校门就是沙面大街，放学后的孩子们直接在沙面大街的木椅上背书、做功课，不必担忧有车来往。沙面大街不通汽车，最适合的交通工具无旁骛。爱画画的孩子支个画架，一字排开，坐在大街上的花坛边，随便找幢建筑物就可以入画了。拍婚纱照的小情侣也是，随便往那一站就是一幅画，沙面上可上镜的背景比比皆是。

沙面大街上，还摆放了不少铜像雕塑：《童年》《挂钥匙的一代》《麦芽糖》《读书》《寄

名前来打卡。古榕树下的红房子，无声诉说着历史，于纷扰红尘里书写着浪漫与静谧。虽然如今的沙面已成为一个旅游景点，但它并未沾染上半点商业气息，看不到铺天盖地的兜售和购物的人群，而这正是我所期待的，可以用闲逸的节奏来丈量这座古老的岛屿，缓缓回味“从前慢”的生活。

在沙面，我不禁想起了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诗歌《我想和你一起生活》，仿这首诗就是沙面写就的——“我想和你一起生活/在某个小镇/共享无尽的黄昏/和绵绵不绝的钟声/在这个小小的旅店里/古老时钟敲出的微弱响声/像时间轻轻滴落……”

上图：沙面一街上，绿树掩映下的欧式建筑。许建梅摄（人民图片）

## 夜登天柱山

舒寒冰



凌晨五时，我见到了张永富。他宽面大脸，短鬓斑白，中气十足，说话有金石之音。室中一案，铺着四尺宣，纸上天柱骨骼清奇。案前石壁上悬一个液晶显示屏，天柱峰、飞来峰双峰并峙，晨光照耀，金顶辉煌。张老师轻点鼠标，天柱山的千姿百态便在屏幕上展现。

疲倦敌不过寒冷，运动是硬道理，重新向更高处进发。又遇岔路，到了阴阳隔，北宋黄庭坚有诗云“撑空云霞散，半岭阴阳隔”。向右朝阳坡，奔竞秀台，上青龙背，道险且长，是近年新开发的游戏，我走过数次，站在青龙背上，东关数万竹海绿浪连天。向左背阴，是老路线，路短且古。这次，我们选择了老线路。途中遇巨石，上刻尺方大字“一柱擎天”“万岳归宗”。擎灯摸古字，约莫半寸深。再往前，过小心坡。

终于到达仙人洞。天柱山是世界地质公园、石头的王国，典型的崩塌堆积型花岗岩地貌。大石垒叠，小石撑垫，漫长而剧烈的造山运动构成无数深谷幽洞，千奇百怪。仙人洞又名乘之洞，洞口刻有“大宋李乘之宿”，乘之者，潜山人也，北宋时知庐州。举灯进洞，三尺石台，正面刻满文字，细看竟是《道德经》全文。台前石壁上悬坐一老者，老聃也。我们赶紧拱手作揖。万古长夜，老聃是一盏明灯。

同行者告诉我，张永富夫妇就住在下面石屋，可去拜访，喝口热茶。张永富是摄影家、画家，一生痴迷天柱山，退休后年年登临，长枪短炮专盯着天柱峰日出日落，长峰短毫勾勒山高水长。2022年，他携老伴登上天柱山，隐居悬崖，像一对鹰隼，在烟云间起落，一住数月不下山，转眼深秋。

山仙人洞是一段桥，两端有台阶下行，石屋就藏在路下，因形就势，填坑为地，铺板为顶，三面皆石，门前百丈悬崖，面朝天柱群峰，原山上环卫工人临时住所。

肉身安葬之地，两个月后他便在此地圆寂。我走进洞口，脚下是一层层薄雪、一层层苇草，苇草四处飘扬，洞内不知名的动物发出“吱吱”的声响。马祖禅师就在此处涅槃，修成正果。数千年过去，这个洞穴又促成了多少个神迹发生？

向东走十几米远，于山坳处找到了瞭望塔，此塔位于山顶最高处，呈方形，以砖石砌成，共有7层，顶层两层被当地居民拆卸用以建造石屋。塔内四壁有洞口，每层皆可窥探四周，19世纪60年代，靠拆卸庙宇基石，得以修建了瞭望塔。晴空万里之际，立于塔顶极目远眺，周围7座县城尽收眼底。在靠近山洞时，我忽地发现砖石上刻有祥云图案。这是寺庙内随处可见的符文，象征着如意与美好，名为如意纹。这几条简单起伏的曲线，如今却成为山顶存在过的生命遗迹，它见证了峰顶寺的繁荣盛况。

我攀梯至瞭望塔一旁横枝弯曲、主干粗壮的松柏树，从高处俯瞰四周，此时浓雾忽起忽止，青砖黑瓦若隐若现，一缕清风抖动，远处的群山，层层迭迭，直伸天际。不知数千年前的风云变幻，是否与如今相似？

返程之际，意犹未尽，又遇三三两两慕名而来的人，也许，有朝一日，峰顶寺还能再现它的繁华盛况。



## 大山深处“雪茶”香

冉小江

在南方，雪是农人的至宝。一场大雪如期而至，一夜间，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新建镇桥塘村的山乡茶园里，沿山脊铺展的丛丛茶树盖上了厚厚的棉被。俯瞰全景，四面靠山、溪水环绕的村庄仿佛坐落在一个聚宝盆里，一棵棵青冈、桂花、水杉、楠木银装素裹，雪俏枝头。一群山雀子叫得格外喜庆，展翅掠过白雪皑皑的田垄、房舍和茫茫大地。

此时，村民王权和哥哥王丰，在飘洒的雪粒中俯身茶垄，正带着一家人抓紧采摘今冬的第一批茶芽。此时，茶树在低温下，糖类物质增加，呈现口感回甘的特点。这时采摘制茶，不仅香甜甘冽，意味绵长，还能生津止渴，清喉润肺，深得大众喜爱。

随手翻开茶垅上蓬松的积雪，一颗颗茶花苞探出圆圆的脑袋，像一串串珍珠点缀其间。寒冰刺痛，在雪堆里寻找柔嫩的茶芽十分艰辛，可他们劳动的兴致依然不减。像往年一样，他们要赶制一款最新研发的“雪茶”，再通过线上线下下的方式销往全国各地。

位于黔北的凤冈县是全国有名的产茶之乡，茶产业已经成为全县农业经济的主导产业。那些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的茶庄、茶舍、茶厂，遍布在大山深处，如星辰辉映，见证着人们越过越好的日子。

王权一家人将精心挑选的茶青，分别放在几个小竹篓里。为了保证芽头下树后的纯正口感，采摘运茶时，他们全程使用竹背篓、竹箩筐、竹筛

等竹木器皿，杜绝使用塑料袋、编织袋等器具。寒风扑打着红彤彤的脸颊，大伙手脚早已冻僵，可风雪无法阻止他们酿制生活的甜蜜。终于完工，王权一家人欢跃着奔下山路，一串脚印深深烙在了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山道上。

王权72岁的老父亲王志兴，此时早已在茶坊里沏茶等候，炉火炽热，窗外漫天卷雪，看着质朴勤快的孩子们，王志兴无比欣慰。他教过书，当过村干部，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曾带领村里百姓种茶致富。近些年，随着家乡修好路，架起桥，建起飞机场，茶叶的销路更通畅了。接过父老传下来的返乡创业王权、王丰兄弟俩，秉持着做干净茶、良心茶的规矩，坚持按“双有机”理念管护，有机认证的茶园面积从最初的几亩发展到现在的200余亩。

“嫩芽香且灵，吾谓草中英。夜臼和烟捣，寒炉对雪烹。”摊开竹筛子，一片片碧玉般的茶叶滚落铁锅中，经过轻抓慢抖，原本翠绿坚硬的雪茶在王权手中越来越柔软，褪去光泽，变得柔和而深沉。随着缕缕茶香飘散，甜香、清爽的味道扑鼻而来，茶坊里仿佛回到春天。王权擦拭额头上渗出的粒粒汗珠，身后的父亲默默地送上一盏热茶，香茗袅袅，充满温馨。

敬畏自然，珍爱土地，勤劳质朴的茶乡人，精心呵护着这郁郁葱葱的南方嘉木，独具匠心地研制出四季新茶，最大限度开发了茶树资源，收获着富足和美满，这正是对幸福生活最好的诠释。

上图：春雪覆盖下的凤冈县知青茶山。罗逸摄

—

一时兴起，欲夜登天柱山，赶在启明星出来前，登临绝顶，静观日出。于是周六黄昏与朋友相约，驱车盘旋上山，穿越色彩迷宫，抵达夕阳幻境，沿途丹霞似火，松柏滴血，银杏辉煌，金钱松灿烂。入住山腰丹青石房子，倾听石头的心跳。

凌晨三点半，自丹青石出发，提电筒潜入黑夜，大千世界浓缩成一束光柱，森林省略多余的部分，只剩一根树干，像列队的士兵，守护古老天柱的寂静与神秘。山风举着微弱星光如影随形，忽而林间低吟，忽而松冠浅啸。石阶在脚下延伸，引我们向前攀登，金色松针落满石缝。薄雾含着雨意，星星熄灭了，风仍伴我前行，举灯给风照路，面容苍翠，在松涛之上凌波微步。短松冈上露出的白色砂岗——古潜阳十景之天柱晴雪，灯下看如银冢。冢边的老松根如虬龙。再上，遇大石如桃，名“仙桃石”。

疾行约半小时，至炼丹湖，乃东汉左慈炼丹处，丹灶苍烟亦属于古潜阳十景。风口上，风大吼，一湖荡漾，水轻轻咆哮，波涛挽着波涛，似要起飞，黑夜摇晃，人几乎站不稳。松在垂钓，用一两颗残星做饵，钓湖中水怪。灯光照到湖对岸，碧波巨石上站着一个，我认出是葛洪，背着宝剑，起舞弄清影，不似在人间。光圈游移，葛洪身后有玲珑的石拱桥，是仙人渡。葛洪为左慈曾徒孙，也在这一带炼丹，李白求仙学道，很难说没受过葛洪的影响。杜甫曾在《赠李白》中写过“未就丹砂愧葛洪”，而李白也来过天柱山。葛洪遁影于天柱山，千百年过去，天柱山民为求丹问药、祈愿健康，又千刀万凿将他请出来，就立在对岸。

环湖石径在湖尾逃逸，化作曲折的悬梯，山兀自陡峭起来。我频频回首，与葛洪作别。



## 寻迹峰顶寺

李雪景

传闻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石笋镇境内的峰顶山上有一座峰顶寺，为证实它的存在，我翻阅县志。根据《大竹县志》记载：“大唐开元年间，马祖禅师突然领悟佛法奥义，便四方化缘，在峰顶山修建佛寺，于贞元年间在此山圆寂，后人于此立碑。”峰顶山位于大竹县境西南部，从县城至峰顶山约有58公里。查阅好路线后，我决定动身去一探究竟。

正月初九，早餐后，我约上二三好友驱车从大竹县出发，途经竹石公路，这里有一处名为“九道拐”的地方，道路曲折，百转千回。路过天池湾，峰顶山入口藏于公路一旁的蜿蜒小道。我们继续朝上走，云雾逐渐在左侧升起，顶上有主干挺拔的松柏树，这一路的奇景，不知不觉吸引我们前行。

途中，偶遇几个当地老人，于是赶忙打听峰顶寺的位置。据他们介绍，峰顶寺早已损毁，但当地一直流传一个古老的传说，说是隋唐时期峰顶寺内有一处神迹，名为梭米洞，洞口每日傍晚会流出大米。听了这个传说，大

家起了兴致，便请老人带我们寻找梭米洞。

从流石蛇形而上，我们终于来到梭米洞。一眼望去，梭米洞由几块苍翠的青石拼凑，颇有几分像人脸，嘴巴处露出一洞口。传说中流出的大米刚好够次日所有香客饱餐一顿，大米多则香客多，大米少则香客少，于是做饭的师傅起了一丝贪念，将洞口凿开了些，也许是惹怒了神明，此后洞口再也不见粒米。

见我们兴趣盎然，老人继续说道，开元年间，峰顶寺广修殿宇，当时流传着“大和尚五万五，小和尚不用数”的说法。峰顶寺所有僧人排队从垫江县用手传递砖瓦至山顶，用于建造庙宇，来住香客络绎不绝。听到这里，我不得不惊叹，仿佛已见证了当年峰顶寺的盛况。

梭米洞无疑是峰顶寺存在的印证。峰顶山上还留有马祖禅师的诸多印记。据县志记载，大唐贞元四年正月，马祖禅师在山中发现一处内部宽敞平整的洞穴，也许是料到自己大限将至，随即决定将此处作为他日后